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李道純學案

LIDAOCHUNXUEAN

李大華 著

齊魯書社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李道純學案

李大華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道純學案 / 李大華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0. 1
ISBN 978-7-5333-2343-1

I. 李… II. 李… III. ①李道純—人物評論②李
道純—思想評論 IV. B95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27306 號

李道純學案

李大華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6.5

插 頁 3

字 數 17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343—1

定價: 22.00 圓

總序

金代中期，王嚳（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官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向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會，以及教化民衆、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從歷史看，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這種作用，在整個道教史中都不多見。因此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因此，無論從道教發展史還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全真教都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對於全真教的全面研究，中國方面如果從清光緒年間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上世紀四十年代陳垣又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些都堪稱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上述研究仍然處於草創階段。董理史實、考訂材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稍後，日本學者如窪德忠、吉岡義豐、蜂屋邦夫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教史及思想等一系列問題展開全面研究，推動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這說明對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

在中國，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尤其是進入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全真教，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多視角、問題意識濃厚等特徵，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尤其是隸屬全真派的香港青松觀，組織了幾次全真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這些研究中，有的從道教史的角度，探討全真教史及其與傳統道教的關係；有的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際，救世濟人，維護中原文化的諸種活動；還有的從心性角度，從哲學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學的特色，及其與禪宗、理學心性理論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此期對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此間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全真道的中青年學者，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

· 2 · 中國本土全真教研究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這一領

域研究的主戰場。這些都是幾十年來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一書的出版,為這一時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銘材料奠定基礎;前幾年王宗昱又編輯《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最近趙衛東在香港青松觀的支持下,又編輯《山東道教碑刻集》。相信隨著新材料的整理出版,還將進一步推動全真教的研究。此外近幾年來西方道教學者也表現出對全真教研究的濃厚興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曾經以清代龍門派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進入本世紀,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於2001年由法國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美國學者康豹(Paul R. Katz)共同組織的有關全真教的專題,集中圍繞全真教的宗教認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團的修行生活這一主題,進行個案的、歷史的研究。近幾年法國學者高萬桑、美國學者劉迅對清代全真教與民間社會的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同時說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國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200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學術研討會,更是中外學者取長補短、通力合作的典範。相信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於全真教這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宗教之研究必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是為了推動學術界對於全真教的研究,香港青松觀在董事局的領導下聯合海內外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在齊魯書社的支持下,編輯出版這套《全真學案》。《學案》的初始規劃始於2005年,鄭國強、盧國龍、李永明最先參與規劃的制訂及實施。2008年又由香港青松觀組織,在深圳大學專門召開專題討論會,對《全真學案》

的第一批稿件進行了討論，與會學者還就《學案》的體例、《學案》所涉全真高道的思想及歷史評價等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無疑對於各位參與《學案》編撰的學者進一步完善編撰工作，有着很強的推動作用。此外，香港道教學院陳煜先生為《全真學案》第一輯做了認真的校對，在此特致謝意！

在此需要說明，《全真學案》的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的“學案類”著述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採取了叢書的形式，而不是將《學案》所涉各位傳主像上述兩種著述一樣都融入一個整體。這是因為全真教自創教之時的金代算起，至今已經歷差不多 850 年的歷史發展，若想把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各不同發展階段全真高道的生平、思想融為一體，事實上依據現階段的研究還很難做到。不過傳統學案所蘊含的核心元素，例如生平、思想評介、原著摘要及校勘等，在這套《全真學案》中都有所繼承。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學案》所涉各位傳主編輯年譜，並且附錄歷代研究文獻目錄。我們希望這套《全真學案》的編輯出版有助於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

第一輯《全真學案》包括：《馬丹陽學案》、《譚處端學案》、《劉處玄學案》、《丘處機學案》、《王玉陽學案》、《郝大通學案》、《尹志平學案》、《李道純學案》、《劉一明學案》、《王常月學案》、《陳致虛學案》等十一部。以後我們還將繼續第二輯的編撰，力圖使這套《全真學案》盡可能全面地囊括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真高道。這些後續工作，還希望道教界同仁鼎力襄助！

張廣保

2009 年 12 月 18 日

目 錄

生平與學術思想	1
李道純生平事跡與著述	1
李道純的修煉學說	11
論生死問題	26
論三教關係	41
著作選要	49
中和集	49
三天易髓	106
全真集玄祕要	113
道德會元	124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一	157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二	165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三	174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四	180

生平資料	185
道德會元序	185
清庵瑩蟾子語錄序	186
中和集·問答語錄	187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	187
中和集敘	188
煉虛歌引言	188
龍虎歌并引	189
心經直指	191
(明萬曆)《揚州府志·仙人傳》卷二十二	191
(清雍正)《揚州府志·儀真縣》	192
(明弘治)《徽州府志》	192
(明嘉靖)《徽州府志》卷二十二	193
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崇禎/少谷集/卷十一	193
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一 ...	194
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194
參考書目	196

生平與學術思想

李道純生平事跡與著述

一、生平事跡

李道純的生平，由於史書上沒有完整的記載，所以，所有的有關他的生平事跡的記述都說“不詳”，這給李道純的研究者留下了一個難題，一個時代並不算很久遠、著述宏富、被稱為“真人”的道教學者，為什麼就沒有他的生平與學術的完整的記載？這甚至不如生活時代早於他的全真祖師們。我們可以看到重陽、丹陽、玉陽、長春等人的比較完整的生平記載，而號稱全真道士的李道純怎麼反而沒有類似的記載呢？同樣，這種不知所從來，不知所終的行跡，也給所有想瞭解他的人們留下了更為神祕的印象，似乎歷史上的道家及其隱者都是如此的。其實，這是一個難以自洽的矛盾。作為全真道士，他應該亮出自己的身世，承擔全真道士那樣的社會擔當，而作為南派道士，習慣於雲遊四海，言不留蹤，行不留跡，至

於生平以及年月，則更是應當永遠收藏起來，以致人們不知其年月，不知從哪裏來，留下的只是人們似乎捉摸不透的蛛絲馬跡，就像他的南宗先師張伯端、陳楠、白玉蟾等“神人”那樣。然而，這或許就是李道純的真實情形。我們能夠依據史料找到他的某些生平事跡，但那是些“碎片”，湊不出整篇的人生樂章。

在《道德會元·序》裏，李道純對自己的出生地有個交代，說自己是都梁人，字元素，號清庵，別號瑩蟾子。這個應該是李道純關於自己出生地的最確切的交代。在《清庵瑩蟾子語錄·煉性指南》中，李道純自己作了與上述相同的表述。大概是根據這個表述，《揚州府志》在記述儀真縣的長生觀始末的時候，稱他為都梁人。但是，在歷史上存在兩個都梁。一個是在現今湖南省的武岡縣東北，因為附近的山上盛長蘭草，故稱此地為都梁（蘭草的別名），漢代的時候曾設為縣治。另一個為如今江蘇省的盱眙縣內，在盱眙縣治的東南十五里處有一個“都梁驛”，而在都盱眙縣治的西南十五里處還有一個都梁宮，隋煬帝的时候曾巡幸過此宮。然而，查《武岡縣誌》，卻沒有李道純的任何記載，只是在現代武岡縣人寫的一些人文章、著述裏稱李道純是武岡人，這很可能是襲用了《道德會元》及其《揚州府志》的說法。另外，《四庫全書》中收錄有《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為浙江巡撫採進本，其中關於李道純的出生地，完全採用了上述說法。還有《千頃堂書目》卷十六中收錄了李道純的《道德經注》一卷，其中關於李道純的身世，也採取了上述同樣的說法。至於有的書稱李道純為盱眙人，則是根據盱眙縣內都梁宮的名稱來猜度的，也沒有充足的根據。查明清幾個版本的《盱眙縣誌》，都沒有這樣的記載。

有說明，他的弟子們也沒有說，方誌乃至《四庫》也都沒有說明。《四庫》只是籠統地說他為元代世祖時候的人，其他具體的情形都不得而知。我們這裏根據各種零碎的史料，也只能推斷出他大約十六年的經歷。

李道純何年何月出生，以及何年何月卒，俱不得而知。能夠知道的最早他的活動經歷的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即 1288 年。這還是他在《中和集·問答語錄》中提到的，為李道純弟子、茅山道士嘿庵廣蟾子所記述，“至元戊子夏季大雨時行日”。在這個“序”中，廣蟾子記述了自己與師傅李道純相遇的過程。說自己自幼習儒業，喜歡玄談，頗為清高，卻也能夠屈己下問，只是沒有遇到真正的“作家”。有一天，他迴到茅山歸隱的地方，卻有號清庵瑩蟾子的李道純來訪，在初次見面的交談中，就令廣蟾子折服了。他感覺自己似乎落入了李道純的“蟾窟”，完全拜倒其腳下，他驚喜萬分，感覺自己如今纔算遇到了“真師”、“真作家”，於是請求拜李道純為師傅。而李道純也算不棄，正式地收錄了他。大概“廣蟾子”這個道號也是師傅賜予他的。李道純給他講了些什麼呢？從記述的內容來看，他給廣蟾子講了易學，講了三教關係，這番開導使得廣蟾子直覺得“將我輩瞎摸眼點出圓陀陀，清氣襲人，和光滿座，恍不知移蟾窟於予身中耶？抑予潛身入蟾窟中耶？”序言中雖然說明了彼此會見的地點，還是沒有說他遇見李道純是什麼時間，只是記載了廣蟾子寫這個序的時間。像廣蟾子所說的那樣，打那次見面之後，他“從師日久，問答頗多”，於是把問答的內容積攢下來，編成了《清庵瑩蟾子語錄》。

從這個《語錄》的內容來看，已經是比較純熟的道教修煉的問答了，儼然是一位修煉大師的答問了。從這裏往前推，也不知可以

推到哪個年代。可以肯定的是，煉七返九轉的內丹工夫，沒有個十年以上的歲月，是無法企及的。

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即 1290 年，李道純為自己的著作《道德會元》親自寫了“序”，他不僅表明了自己是都梁人，也註明了寫這篇“序”的時間。這篇“序”的主要目的是說明自己寫《道德會元》的原由與經過。他說原先曾寫過《三天易髓》，以給門人講授。但是，對《老子道德經》則始終沒有弄得通透。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號做“濟庵”的人帶來了白玉蟾所撰寫的《道德寶章》，李道純看了之後覺得這個本子對《老子道德經》的注解“頗通”，甚為贊同。後來又有人拿出了不同的《老子道德經》注本，他首先發現不同的《道德經》版本就互有差異，或者漏脫，彼此甚至以訛傳訛，所以，他認定諸本當中，《老子河上公章句》為最善。而《道德經》的各種注解本當中，白玉蟾的《道德寶章》最正。李道純有感於各個注解本“所見不同，各執一端”，有的注解“私意猜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有的人執於治道，有的人執於丹道，有的人執於兵機，這樣就會墮於偏枯，從而失卻了聖人之本意，於是，他決意把各種注解中與經義相反之處，逐一拈出，重新給予解釋，從而完成了《道德會元》。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上元日，即 1292 年，李道純在中和精舍為門徒損庵蔡志頤等人寫下了《死生說》。過後四天，即上元後四日，李道純在中和精舍寫下了《動靜說》。這兩篇文章都被蔡志頤收錄在《中和集》中了。

元成宗大德三年（己亥），即 1299 年，李道純在鑾江中和庵寫下了《金丹妙訣》。同年，李道純寫下了《煉虛歌》，也被收錄在《中和集》中了。李道純似乎是應古杭王高士的請求寫了這篇“序”。王高士崇尚竹子的氣節，把自己的住宅命名為竹齋。李道純大概

是觀察了王高士的爲人處事，頗爲贊賞，說他“處事以直，處世以順，處心以柔，處身以靜，竹之節操也。動則忘情，靜則忘念，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中虛也。立決定志，存不疑心，內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廣參至士，遍訪名師，接待雲水，混同三教，竹之叢林也。兼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至虛，孰能於此以竹名齋？”在這篇“序”中，李道純記述了自至元二十八年（辛卯）至成宗大德三年，也即 1291 年至 1299 年間的一段事跡。他說辛卯歲，有一幫全真道士到了金陵的中和精舍參訪，經過交談，他認爲他們“有安靜之志”，是一些“深造玄理者”，於是你來我往，就“虛實”等問題進行過反復的推究，這可能引發了李道純的深入思考，終於在成宗大德三年，寫下了《煉虛歌》。然而，爲《煉虛歌》寫下的“序”，留下了兩個問題：（一）李道純晚年究竟居住在哪裏？金陵中和精舍與揚州的中和精舍肯定不是同一個，看來除了他在揚州的中和精舍，在金陵、鑾江等地有住所。從他記述的時間長度來看，很有可能他在 1291 年之後，就不住揚州，而住金陵，從而把自己的新的居所也稱爲“中和精舍”。而我們在他的徒弟趙道可的事跡當中能夠瞭解到，他至少有幾個“中和精舍”，其中趙道可就曾爲他修建過中和精舍。（二）這一些“全真羽流”是不是李道純最初接觸的全真道士？如果是的話，李道純自稱全真道士，是不是自此開始的？因爲李道純與全真道士本來是沒有直接的宗派關係的，作爲南派道士的他，繼承的是白玉蟾、王金蟾的宗派。可以肯定的是他與全真道士至少有了九年以上的交往史。這種交往，很可能使得李道純自己與全真道合了流，從而取得了南派與北派道士的雙重身份，而他自己在修道方面的成就使南派和北派的影響都得到了張揚。有鑒於此，明代修撰的《揚州府志·仙人

傳》的“讚語”稱道：“班固有言神仙者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於方外者也。然或非學而致，觀朱漢諸人靈變莫測，至人顯化，誰謂無有？李道純倡全真之教，縉紳學士喜譚之，如桑子木、朱昇之，皆酷嗜玄旨。子木自云遇仙，然亦竟無所成。夫世名、方外，兩者烏得兼有之哉！”^①

而清代編修的《揚州府志》引述《井道泉紀略》的話：“我元皇慶間道流李道純從劉道遠買地經營，乃作二殿堂廡，整肅爲一方雲水都會，復爲通仙庵，比屬寶椒二山之類，茂林美樹，下瞰鉅野，兩城亭臺之麗，長江舳舻之勝，晨煙夕霞，波光山色，皆几案中物矣。”如果這個《紀略》所說是確鑿的，那麼李道純在元朝皇慶年間到達了揚州府的儀真縣，應該在那裏經營了很多年，纔可能形成那麼大規模的道觀。

大德十年（丙午），即公元 1306 年，李道純的弟子蔡志頤編輯完《中和集》，請錢塘玄元真館的杜道堅寫序，杜道堅寫序時，記下了這個時間，並說蔡志頤“得清庵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從杜道堅的敘述言辭看來，李道純這個時候應當已經羽化了。至於他的羽化過程，《揚州府志》有一個簡單的說法，說他在長生觀“得道飛昇”，因而人們把他所居住的觀稱爲“飛仙觀”。到明代人修《揚州府志》的時候，那座道觀雖然已經廢了，卻還常有仙鶴飛翔其上。

李道純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們不得而知，倒是他自己描寫了一個模樣，他有一首打油詩，名爲“自提相”：

^①（明）《揚州府志》卷二十二。

面黃肌瘦子，看來有甚奇。

分明喬眼孔，剛道絕聞知。

看破三千法，參同十七師。

低頭叉手處，泄盡那些兒。

李道純交遊甚廣，收羅的弟子也不少。與他交遊的人身份也比較複雜，有官宦人士，有一般的士人，有道教的人士，也有佛教人士，他的許多詩文除了送給弟子門人，也送給慕名而來求教的人士。在《徽州府志》裏記載了趙道可的出家修行的事跡：趙道可乃是元朝的昭勇大將軍管軍總管，因為頻繁的軍事差調，染上了風寒，進而得上了肺疾。此時，他的部下有一個老卒，名叫李清庵，這天來向趙道可問安，當他瞭解了趙道可的病情之後，便有意來治療趙道可的病。他要求趙道可把身邊的侍從及其妻妾支開，然後“解衣趺坐，腰背相倚，安不得動”，這樣一夜纔下來，次日早上趙道可的病就被治癒了。這讓趙道可感動不已，他覺得自己遇到的是一位神人，立刻下拜，請求李清庵收他為徒子。李清庵看到趙道可的態度很虔誠，也沒說二話就收了這位上司做了自己的徒弟。自這以後，趙道可辭去了所有的官爵，一心跟從了李清庵修道，並在建康（今南京）、池陽建德的岳山、至饒等地建了四所道院，過上了一個平民的隱居生活。這段事跡基本是可信的，一來李道純確有趙道可這個弟子，二來趙道可所記述的李道純的道號清庵、他特有的道舍“中和精舍”等，與李道純的事跡完全相同。歷史上名字相同是可能的，卻不可能具有如此多的相同點。只是在這段事跡中，李道純是作為軍中的“老卒”，這令人生疑，但是，仔細想來，隱逸修道之人又有什麼地方不能夠去呢？既然能夠拋妻卻子，能夠放棄所有的功名利祿，又為何不可以在軍中做一個老卒呢？

從著述、問答語錄中已經確定的有名字有道號的弟子，有以下這些人：

定庵趙道可 損庵蔡志頤 嘿庵廣蟾子柴元舉 實庵苗善時
寧庵鄧德成 蒙庵張應坦 潔庵瓊蟾子程安道

還有沒有記錄名字，卻有道號的弟子：

誠庵 止庵張宰公 戴甲庵 息庵 退庵 靜庵 一庵 隱庵 惟庵 濟庵 東庵 頤庵 程潔庵 中庵 鄧一蟾 孚庵 卓庵 通庵 經間庵 密庵 和庵王察判 敬庵葛道人 唯庵宗道人 圓庵蔣大師 虛庵 覺庵 幾庵

至於著述中提到的，未明確記載是否弟子門人關係的人還有：

寶蟾子 真蟾子 秋蟾 吳居士 安閒子周高士 鄭松溪
李道判 孫居士 焦提舉 劉居士 白蘭谷 陳制干 胡秀才

二、著作

李道純的著述有《三天易髓》、《清庵瑩蟾子語錄》、《全真集玄祕要》、《道德會元》、《中和集》、《周易尚占》、《太上升玄消災護命妙經注》、《無上赤文古洞真經注》等，其中除了《周易尚占》之外，其他著作都收錄在《道藏》、《道藏精華》以及《藏外道書》中。《藏外道書》中有《太上道德寶章翼》中記載了李道純和白玉蟾的部分言論。《周易尚占》一書有三卷，為清人紀昀的家藏本。這本家藏書沒有著名作者，但前面有元大德丁未年寶巴作的序，序中“稱為瑩蟾子李清庵作”。但此書曾被認為是寶巴所作，因為寶巴有《易體用》十卷，中分三書，其第三書為《周易尚占》三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書相同，後人以為是寶巴的佚書。《四庫總目提要》經過辨證，認